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一 丹一

宋 沙門 道原 纂

懷讓禪師第四世八十九人

潭州瀉山靈祐禪師法嗣四十三人見十人錄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

鄧州香巖寺智閑禪師丹一

襄州延慶法端禪師 杭州徑山洪謹禪師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 益州應天和尚

福州九峯慈慧禪師 京兆米和尚

晉州霍山和尚 襄州王敬初常侍

福州雙峯和尚 志和禪師  
洪州西山道方禪師 瀉山如真禪師  
長廷圓鑒禪師 興元府崇皓禪師  
并州元順禪師 嵩山神劔禪師  
鄂州全諗禪師 餘杭文立禪師  
許州弘進禪師 蘇州文約禪師  
越州光相禪師 金州法朗禪師  
上元志滿禪師 達大師  
鄂州黃鶴山超達大師  
白鹿從約禪師 堂復禪師

溫州靈空禪師 大瀉簡禪師  
荆南智朗禪師 瀉山普潤禪師  
瀉山法真禪師 黑山和尚  
瀉山和尚 南源和尚  
瀉州定山神英禪師 瀉山彥禪師  
蕪州冲逸禪師 蕪州法遇禪師  
蕪州三角山法遇禪師 蕪州弘珪禪師  
鄧州志諗禪師 荆州弘珪禪師  
巖背道曠禪師 已上三十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福州長慶院大安禪師法嗣一十人見八人錄

益州大隨法真禪師 韶州靈樹如敎禪師

福州壽山師解禪師 饒州堯山和尚

泉州莆田崇福慧日大師

台州浮江和尚 潞州淶水和尚

廣州文殊院圓明禪師

溫州靈陽禪師 洪州紙衣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杭州徑山鑒宗大師法嗣

明州天童咸啓禪師  
皆山行真禪師  
杭州大慈山行滿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趙州東院從諗禪師法嗣十三人見錄七人

洪州新興嚴陽尊者

揚州光孝院慧覺禪師

隴州清院奉禪師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

婺州新建禪師 杭州多福和尚二

益州西睦和尚丹一  
潭州麻谷和尚 觀音院定鄂禪師  
宣州茗萍山和尚 太原免道者  
幽州燕王 鎮州趙王  
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衢州子湖嚴利蹤禪師法嗣四人見錄

台州勝光和尚 漳州浮石和尚

紫桐和尚 日容和尚

吉州孝義寺性空禪師法嗣

邛州壽興院守闍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鄂州茱萸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石梯和尚

天龍和尚法嗣二人見錄一人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

新羅國彦忠禪師二  
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長沙景岑禪師法嗣二人見錄一人

明州雪竇山常通禪師

婺州金華山嚴靈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襄州關南道常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關南道吾和尚 漳州羅漢和尚

白馬曇照禪師法嗣

晉州霍山無名禪師一  
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新羅大證禪師法嗣

文聖大王 憲安大王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小馬神照禪師法嗣

緡雲郡連雲院有緣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高安大愚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均州末山尼了然

新羅洪直禪師法嗣

興德大王 宣康太子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許州無跡和尚法嗣

道遂禪師一人無  
機緣語句不錄

前瀉山靈祐禪師法嗣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韶州懷化人也姓葉氏年十五欲出家父母不許後二載師斷手指跪致父母前誓求正法以荅劬勞遂依南華寺通禪師落髮未登具即遊方初謁耽源已悟玄旨後叅瀉山遂陞堂與祐問曰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曰在什麼處師從西過東立祐知其異人便垂開示寂問如何是真佛住處祐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

真佛如如師於言下頓悟自此執侍尋往江陵受戒住夏探律藏後叅巖頭頭舉起拂子師展坐具頭拈拂子置背後寂將坐具搭肩上而出頭云我不肯汝放只肯汝收又問石室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室云道如展手佛似握拳乃辭石室室門送召云子莫一向去已後却來我邊雲居錫云要會麼如今歸堂去明日却上來韋宙就瀉山請一伽陀瀉山曰覲面相呈猶是鈍漢豈況形於紙筆乃就師請師於紙上畫一圓相注云思而知之落第二頭不思而知落第三首丹一一日隨瀉山開田師問曰者頭得恁麼低那頭得恁麼高祐曰水能平物但以水平師曰水也無憑和尚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祐然之有施主送絹寂問和尚受施主如是供養將何報荅祐敲禪牀示之師曰和尚何

得將衆人物作自己用祐忽問師什麼處去

來師曰田中來祐曰田中多少人師挿鋤而

立祐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在師舉鋤而

去玄沙云我若見即踞倒鋤子○僧問鏡清

仰山挿鋤意旨如何清云狗銜敎書諸侯

避道又問只如玄沙踞鋤其意如何鏡清云

勿奈船何打破岸斗又問南山刈茅意旨如

何清云李靖三兄久經行陣○雲居錫云且

道鏡清下此一判著不著○又僧問禾山云

仰山挿鋤意旨如何禾山云汝問我僧云

云玄沙踞鋤意旨如何禾山云我問汝師在

瀉山牧牛時第一座曰百億毛頭百億師子

現師不答歸侍立第一座上問訊師舉前話

問云適來道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豈不是

上座曰是師曰正當現時毛前現毛後現上

座曰現時不說前後師乃出祐曰師子腰折

也為山上座舉起拂子曰若人作得道理即

與之師曰某甲作得道理還得否上座曰但

作得道理便得師乃掣拂子將去

雲居錫云什麼處是

仰山道理一日雨下上座曰好雨寂闍黎師曰好

在什麼處上座無語師曰某甲却道得上座

曰好在什麼處師指雨瀉山與師遊行次鳥

銜一红柿落前祐將與師師接得乃以水洗

了却與祐祐曰子什麼處得來師曰此是和

尚道德所感祐曰汝也不得空然即分半與

師玄沙云大小瀉山被仰師浣納衣次耽源

師山一坐至今起不得曰正恁麼時作麼生師曰正恁麼時向什麼

處見師盤桓瀉山前後十五載凡有語句學

衆無不弭伏暨受瀉山密印領衆住王莽山

緣化表契遷止仰山學徒臻萃師上堂示衆

曰汝等諸人各自回光返顧莫記吾言汝無

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

假設方便奪汝麤識如將黃葉止啼有什麼

是處亦如人將百種貨物與金玉作一鋪貨

賣祇擬輕重來機所以道石頭是真金鋪我者裏是雜貨鋪有人來覓鼠糞我亦拈與他來覓真金我亦拈與他時有僧問鼠糞即不要請和尚真金師云齧鏃擬開口驢年亦不會僧無對師曰索喚則有交易不索喚則無我若說禪宗身邊要一人相伴亦無豈況有五百七百衆耶我若東說西說則爭頭向前采拾如將空拳誑小兒都無實處我今分明向汝說聖邊事且莫將心湊泊但向自己性海如實而修不要三明六通何以故此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本莫愁其末他時後日自具去在若未得本縱饒將情學他亦不得豈豈不見瀉山和尚云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問如何是祖師意師以手於空作圓相相中書佛字

丹一

六

僧無語師謂第一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作麼生對曰正恁麼時是某甲放身命處師曰何不問老僧對曰正恁麼時不見有和尚師曰扶吾教不起師因歸瀉山省觀祐問子既稱善知識爭辨得諸方來者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玄學子試說看師曰慧寂有驗處但見諸方僧來便豎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者箇不說又云者箇且置諸方老宿意作麼生祐歎曰此是從上宗門中牙爪祐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師曰慧寂有驗處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云闍黎其僧回首師曰和尚這箇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祐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鄭愚相公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師豎起

拂子公曰入之一字不要亦得師曰入之一

字不為相公法燈別云相公不用煩惱師問僧什麼處來

曰幽州師曰我恰要箇幽州信米作麼價曰

某甲來時無端從市中過踢折他橋梁師便

休師見僧來豎起拂子其僧便喝師曰喝即

不無且道老僧過在什麼處僧曰和尚不合

將境示人師乃打之師問香嚴師弟近日見

處如何嚴曰某甲卒說不得乃有偈曰

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無

卓錫之地今年貧錫也無

師曰汝只得如來禪未得祖師禪玄覺云且與如來禪分不分長瀉山封一面鏡寄師師

慶稜云一時坐却

上堂提起云且道是瀉山鏡仰山鏡有人道

得即不撲破衆無對師乃撲破師問雙峯師

弟近日見處如何對曰據某甲見處實無一

法可當情師曰汝解猶在境雙峯曰某甲只

如此師兄如何師曰汝豈不能知無一法可

當情者瀉山聞云寂子一句疑殺天下人玄覺

云金剛經道實無一法然燈佛與我授記他

道實無一法可當情為什麼道解猶在境且

什麼處僧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師曰我

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曰說得底人在什麼

處師推枕子出瀉山聞云寂子用劔刃上事

師閉目坐次有僧潛來身邊立師開目於地

上作一圓相相中書水字顧視其僧僧無語

師攜一杖子僧問什麼處得師便拈向背後

僧無語師問一僧汝會什麼僧曰會卜師提

起拂子曰者箇六十四卦中阿那卦收僧無

對師自代云適來是雷天大壯如今變為地

火明夷師問僧名什麼曰靈通師曰便請入

燈籠曰早箇入了也法眼別云喚什麼作燈籠僧問古人

道見色便見心禪牀是色請和尚離色指學

人心師曰那箇是禪牀指出來僧無語云忽

然披伊却指禪牀作麼生對伊好有僧問如僧云却請和尚道玄覺代拈掌三下

何是毗盧師師乃叱之又問如何是和尚師

師曰莫無禮師共一僧語傍有僧曰語底是

文殊默底是維摩師曰不語不默底莫是汝

否僧默之師曰何不現神通僧曰不辭現神

通只恐和尚收入教師曰鑒汝來處未有教

外底眼問天堂地獄相去幾何師將拄杖畫

地一畫師住觀音時出榜云看經次不得問

事後有僧來問訊見師看經傍立而待師卷

却經問會麼僧曰某甲不看經爭得會師曰

汝以後會去在其僧到巖頭問甚麼處來僧曰江西觀音院來頭云和

尚有何言句其僧舉前語頭云者箇老師我將謂被故紙埋却元來猶在僧問禪

宗頓悟必竟入門的意如何師曰此意極難

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總

持此根人難得其有根微智劣所以古德道

若不安禪靜慮到者裏總須茫然僧曰除此

格外還別有方便令學人得入也無師曰別

有別無令汝心不安汝是什麼處人曰幽州

人師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師曰彼處樓

臺林苑人馬駢闐汝返思底還有許多般也

無僧曰某甲到者裏一切不見有師曰汝解

猶在境信位即是人位即不是據汝所解只

得一玄得座披衣向後自看其僧禮謝而去丹一

師始自仰山後遷觀音接機利物為禪宗標

準遷化前數年有偈曰

年滿七十七 老去是今日 任性自浮沉

兩手攀屈膝

於韶州東平山示滅年七十七抱膝而逝勅

謚智通大師妙光之塔後遷塔于仰山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青州人也厭俗辭親觀  
方慕道依瀉山禪會祐和尚知其法器欲激  
發智光一日謂之曰吾不問汝平生學解及  
經卷冊子上記得者汝未出胞胎未辨東西  
時本分事試道一句來吾要記汝師懵然無  
對沉吟久之進數語陳其所解祐皆不許師  
曰却請和尚爲說祐曰吾說得是吾之見解  
於汝眼目又何益乎師遂歸堂徧檢所集諸  
方語句無一言可將酬對乃自歎曰畫餅不  
可充飢於是盡焚之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  
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遂泣辭瀉山而  
去抵南陽觀忠國師遺迹遂憩止焉一日因  
山中芟除草木以瓦礫擊竹作聲俄失笑間  
廓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瀉山贊曰和

尚大悲恩踰父母當時若爲我說却何有今

日事耶仍述一偈云

一擊忘所知 更不假修治 動容揚古路

不墮悄然機 處處無踪迹 聲色外威儀

諸方達道者 咸言上上機

師上堂云道由悟達不在語言況見密密堂  
堂曾無間歇不勞心意暫借回光日用全功  
迷徒自背問如何是香嚴境師曰花木不滋  
問如何是仙陀婆師敲禪牀曰過這裏來問  
如何是現在學師以扇子旋轉示曰見麼僧  
無語問如何是正命食師以手撮而示之問  
如何是無表戒師曰待闍黎作俗即說問如  
何是聲色外相見一句師曰如某甲未住香  
嚴時道在甚麼處僧曰恁麼時亦不敢道有  
所在師曰如幻人心心所法僧問不慕諸聖



不重已靈時如何師曰萬機休罷千聖不攜  
 此時踈山在衆嘔聲曰是何言歟師問阿誰  
 衆曰師叔師曰不諾老僧耶踈山出曰是師  
 曰汝莫道得麼曰道得師曰汝試道看曰若  
 教某甲道須還師資禮始得師乃下座禮拜

躡前語問之踈山曰何不道肯重不得全師  
 曰饒汝恁麼也須三十年倒屣設住山無柴  
 燒近水無水喫分明記取後住踈山果如師  
 記至二十七年病愈自云香巖師兄記我三  
 十年倒屣今少三年在每至食必以手扶而

吐之以應前記踈山後問道愆長老肯重不  
 得全汝作麼生會愆曰全歸  
 肯重踈山云不得全又作麼生愆曰全歸  
 云箇中無肯路師曰始慳病僧意問如何是  
 聲前句師曰大德未問時即答僧曰即時如  
 何師曰即時問也問如何是直截根源佛所  
 印師拋下拄杖撒手而去問如何是佛法大

十一

意師曰今年霜降早蕎麥總不收問如何是  
 西來意師以手入懷出拳展開與之僧乃跪  
 膝以兩手作受勢師曰是什麼僧無對問如  
 何是道師曰枯木龍吟僧曰學人不會師曰  
 髑髏裏眼睛玄沙別云  
 龍藏枯木問離四句絕百非請  
 和尚道師曰獵師前不得說本師戒一日謂  
 衆曰如人在千尺懸崖口銜樹枝脚無所踢  
 手無所攀忽有人問如何是西來意若開口  
 答即喪身失命若不答又違他所問當恁麼  
 且作麼生時有招上座出曰上樹時即不問  
 未上樹時如何師笑而已師問僧什麼處來  
 僧曰瀉山來師曰和尚近日有何言句僧曰  
 人問如何是西來意和尚豎起拂子師聞舉  
 乃曰彼中兄弟作麼會和尚意旨僧曰彼中  
 商量道即色明心附物顯理師曰會即便會

不會著什麼死急僧却問師意如何師還舉

拂子玄沙云只者香巖脚跟猶未點地雲居錫云什麼處是香巖脚跟未點地處

師凡示學徒語多簡直有偈頌二百餘首隨

緣對機不拘聲律諸方盛行後謚襲燈大師

襄州延慶山法端大師有人問蚯蚓斬為兩

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展兩手洞山別云

問底在阿那頭師滅後勅謚紹真大師塔曰明金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吳興人也姓吳氏十九

禮開元寺無上大師落髮無上大師嗣鹽官後住徑山為第二

世二十二往嵩嶽受滿足律儀歸禮本師師

問曰汝於時中将何報四恩耶諲不能對三

日忘食乃辭行脚往謁雲巖機緣未契後造

瀉山蒙滯頓除遭唐會昌沙汰眾皆悲惋諲

曰大丈夫鍾此厄會豈非命也何乃效兒女

子乎大初中復沙門相還故鄉西峯院咸通

十一

十二

六年上徑山明年本師遷神眾請繼躅為徑

山第三世於法即瀉山之嗣僧問掩息如灰

時如何師曰猶是時人功幹僧曰幹後如何

師曰耕人田不種曰畢竟如何師曰禾熟不

臨場僧問龍門不假風雷勢便透得者如何

師曰猶是一品二品僧曰此既是塔級向上

事如何師曰吾不知有汝龍門問如霜如雪

時如何師曰猶是汚染曰不汚染時如何師

曰不同色

許州全明上座先問石霜一毫穿眾穴時如

何石霜云直須萬年後曰萬年後如何石霜

云登科任汝登科拔萃任汝拔萃後問師云

一毫穿眾穴時如何師曰光靴任汝光靴結

果任汝結果問如何是長師曰千聖不能量

曰如何是短師曰螻蛄眼裏著不滿其僧不

肯便去舉似石霜霜云只為太近實頭僧問  
 如何是長霜云不屈曲曰如何是短霜曰雙  
 陸盤中不喝彩佛曰長老訪師師問曰伏承  
 長老獨化一方何以荐遊峯頂佛曰朗月  
 當空掛冰霜不自寒師曰莫即是長老家風  
 否佛曰曰峭峙丹一萬重關於中含寶月師曰此  
 猶是文言作麼生是長老家風曰今日賴遇  
 佛曰佛曰却問師云隱密全真時人知有道  
 不得太省無辜時人知有道得於此二途猶  
 是時人升降處未審長老親道自道如何道  
 師曰我家道處無箇道佛曰曰如來路上無  
 私曲便請玄音和一場師曰任汝二輪更互  
 照碧潭雲外不相關佛曰曰為報白頭無限  
 眾此回年少不歸鄉師曰老少同輪無向背  
 我家玄路勿參差佛曰曰一言定天下四句

為誰留師曰汝言有三四我道其中一也無  
 師因有偈曰  
 東西不相顧 南北與誰留 汝即言三四  
 我即一也無  
 光化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白眾而化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長溪人也初在為山  
 桃花悟道有偈曰  
 三十年來尋劍客 幾回落葉又抽枝  
 自從一見桃花後 直至如今更不疑  
 祐師覽偈詰其所悟與之符契祐曰從緣悟  
 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左沙云諦當甚諦當  
 眾疑此語左沙問地藏我送麼道汝作麼  
 生會地藏云不是桂琛即走殺天下人乃  
 返閩川玄徒臻集上堂謂眾曰諸仁者所有  
 長短盡至不常且觀四時草木葉落花開何  
 況塵劫來人天六趣地水火風成壞輪轉因

果將盡三惡道苦毛髮不添減唯根蒂神識  
常存上根者遇善友申明當處解脫便是道  
場中下癡愚不能覺照沉迷三界流轉死生  
釋尊爲伊天上人間設教證明顯發智道汝  
等還會麼問如何得出離生老病死師曰青

山元不動浮雲飛去來問君王出陣時如何  
師曰春明門外不問長安曰如何得覲天子  
師曰盲鶴下清池魚從脚底過問如何是佛  
法大意師曰驢事未了馬事到來僧未喻旨  
曰再請垂示師曰彩氣夜常動精靈日少逢  
雪峯有偈送雙峯出嶺末句云雷罷不停聲  
師更之云雷震不聞聲雪峯聞之乃曰靈雲  
山頭古月現雪峯問云古人道前三三後三  
三意旨如何師曰水中魚山上鳥峯曰意旨  
作麼生師曰高可射弓深可釣僧問諸方悉

皆雜食未審和尚如何師曰獨有閩中異雄  
雄鎮海涯問久戰沙場爲什麼功名不就師  
曰君王有道三邊靜何勞萬里築長城曰罷  
息干戈束手歸朝時如何師曰慈雲普潤無  
邊剝枯樹無花爭奈何長生問混沌未分時

舍生何來師曰如露柱懷兒曰分後如何師  
曰如片雲點太清曰未審太清還受點也無  
師曰恁麼即舍生不來也曰直得純清絕點  
時如何師曰猶是真常流注曰如何是真常  
流注師曰如鏡長明曰向上更有事否師曰  
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打破鏡來相見問  
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井底種林檎曰學人不  
會師曰今年桃李貴一顆直千金問摩尼珠  
不隨衆色未審作麼色師曰白色曰恁麼即  
隨衆色也師曰趙璧本無瑕相如誰秦主問

君王出陣時如何師曰呂才葬虎耳曰其事如何師曰坐見白衣天曰王今何在師曰莫觸龍顏

益州應天和尚問人人有佛性如何是和尚佛性師曰汝喚什麼作佛性曰恁麼即和尚

無佛性也師乃叫快活快活

福州九峯慈慧禪師初在瀉山遇祐師上堂云汝等諸人只得大體不得大用師抽身出去瀉山召之更不迴顧瀉山云此子堪爲法器師一日辭瀉山入嶺云某甲辭違和尚千里之外不離左右瀉山動容曰善爲

京兆米和尚亦謂七師初叅學歸受業寺有老宿

問月中斷井索時人喚作蛇未審七師見佛

喚作什麼師曰若有佛見即同衆生法眼別云此是

什麼時節問法燈老宿曰千年桃核師令僧

去問仰山云今時還假悟也無仰山云悟即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師深肯之又令僧去問洞山云那箇究竟作麼生洞山云却須問他始得師亦肯之僧問如何是納衣下事師曰醜陋任君嫌不掛雲霞色

晉州霍山和尚仰山一僧到自稱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叅師乃喚維那搬柴著大禪佛驟步而去師聞祕魔巖和尚凡有僧到禮拜以木叉叉著師一日遂往訪之纔見不禮拜便入祕魔懷裏祕魔拊師背三下師起拍手曰師兄我千里地來便回

襄州王敬初常侍視事次米和尚至王公乃舉筆米白還判得虛空否公擲筆入廳更不復出米致疑至明日憑鼓山供養主入探其意米亦隨至潛在屏蔽間偵伺供養主纔坐

問云昨日米和尚有什麼言句便不得見王公曰師子咬人韓獹逐塊米師竊聞此語即省前謬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嘗問一僧一切衆生還有佛性也無僧曰盡有公指壁間畫狗子云者箇還有也無僧無對公自

代云看咬著

升一

十六

前福州長慶大安禪師

亦稱大法嗣  
馮和尚

益州大隨法真禪師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此箇還壞也無師曰壞僧曰恁麼即隨他去也師曰隨他去也問如何是大人相

師曰肚上不帖榜師問僧什麼處去曰西山住庵去師曰我向東山頭喚汝汝還來得麼僧曰即不然師曰汝住庵未得問生死到來時如何師曰遇茶喫茶遇飯喫飯曰誰受供養師曰合取鉢孟師庵側有一龜僧問一切

升一

十七

衆生皮裹骨者箇衆生骨裹皮如何師拈草履於龜邊著僧無語問如何是諸佛法要師舉拂子云會麼曰不會師曰塵尾拂子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是我自己曰爲什麼却是和尚自己師曰是汝自己問如何是無縫塔師云高五尺曰學人不會師曰鶻崙塔問和尚百年後法付何人師曰露柱火爐曰還受也無師曰火爐露柱有行者領衆到師問叅得底人喚東作什麼對曰不可喚作東師曰臭驢漢不喚作東喚作什麼行者無語衆遂散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赤土畫簸箕曰如何是赤土畫簸箕師曰簸箕有唇米不跳出師問一僧講什麼教法曰百法論師拈拄杖子曰從何而起對曰從緣而起師曰苦哉苦哉師問僧什麼處去曰禮普賢去師舉

拂子云文殊普賢總在者裏僧作圓相拋向後乃禮拜師曰侍者取一貼茶與者僧一日衆僧叅次師口作患風勢云還有人鑿得吾口麼時衆僧競送藥以至俗士聞之亦多送藥師並不受七日後師自擱口令正乃云如許多時鼓者兩片皮至今無人鑿得吾口蜀主欽尚遣使屢徵師皆辭以老病署神照大師

師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閩川人也廣主劉氏奕世欽重署知聖大師僧問佛法至理如何師展手而矣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千年田八百主曰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師曰郎當屋舍没人修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童子莫徭兒曰乞師指示師曰汝從虔州來問是什麼得恁麼難會師曰火官頭上風車子有尼

送窻鉢與師師托起問云者箇出在什麼處尼云出在定州法燈別云不速此問師乃撲破尼無對保福代云問和尚年多少師曰今日生來日死又問和尚生緣什麼處師曰日出東月落西師四十餘年被嶺表頗有異迹廣主將興兵躬入院請師決臧否師先已知怡然坐化主怒知事云和尚何時得疾對曰師不曾有疾適封一函子令伺王來呈之主開函得一帖子書云人天眼目堂中上座主悟斯旨遂寢兵乃召第一座開堂說法即雲門師全偈和尚師全身不散其葬具龕塔並廣主具辦今號靈樹真身塔焉

福州壽山師解禪師行脚時造洞山法席洞山問云闍黎生緣何處師曰和尚若實問某甲即是閩中人山云汝父名什麼師曰今日

蒙和尚致此一問直得忘前失後上堂曰諸  
上座幸有真實言語相勸諸兄弟各各自體  
悉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但一時卸却從前虛  
妄攀緣塵垢心如虛空相似他時後日合識  
得些子好惡丹一問曰壽山年多少師曰與  
虛空齊年曰虛空年多少師曰與壽山齊年  
饒州峩山和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仲冬  
嚴寒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待汝舌頭  
落地即向汝道問如何是丈六金身師曰判  
官斷案相公改長慶問從上宗乘此間如何  
言論師曰有願不負先聖長慶云不負先聖  
作麼生師曰不露長慶云恁麼即請師領話  
師曰什麼處去來長慶云只者什麼處去來  
泉州莆田縣國歡崇福院慧日大師福州候  
官人也姓黃氏生而有異及長名文矩爲縣

獄卒徃徃棄役徃靈觀和尚及西院大安禪  
師所吏不能禁復謁萬歲塔譚空禪師落髮  
不披袈裟不受具戒唯以雜彩爲掛子至觀  
和尚所觀曰我非汝師汝去禮西院去師攜  
一小青竹杖入西院法堂安遙見而笑曰入  
涅槃堂去師應諾輪竹杖而入時有五百許  
僧染時疾師以杖次第點之各隨點而起聞  
王禮重創國歡禪苑以居之厥後頗多靈跡  
唐乾寧中示滅

百州浮江和尚雪峯和尚領衆到問云即今  
有二百人寄院過夏得也無師將拄杖畫地  
一下云著不得即道雪峯無語

潞州潞水和尚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還見庭前花藥欄麼僧無語

廣州文殊院圓明禪師福州人也姓陳氏本



叅大瀉得旨後造雪峯請益法無異味又嘗遊五臺山觀文殊化現乃隨方建院以文殊爲額開寶中前樞密使李崇矩巡護南方因入師院觀地藏菩薩像問僧曰地藏何以展手僧曰手中珠被賊偷却也李却問師既是地藏爲什麼遭賊師曰今日捉下也李乃謝之淳化元年示滅壽一百三十有六

前趙州從諗禪師法嗣

洪州武寧縣新興嚴陽尊者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土塊曰如何是法師曰地動也曰如何是僧師曰喫粥喫飯問如何是新興水師曰前面江裏問如何是應物現形師曰與我拈牀子過來師常有一蛇一虎隨從左右手中與食

楊州城東光孝院慧覺禪師僧問覺花纒綻

廿一

二十

徧滿娑婆祖印西來合談何事師曰情生智隔曰此是教意師曰汝披什麼衣服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困即歇去師問宋齊丘還會麼宋曰道也著不得師曰有著不得無著不得宋曰總不恁麼師曰著不得底宋無對師領衆出見露柱師合掌曰不審世尊一僧曰和尚是露柱師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問遠遠投師師意如何曰官家嚴切不許安排曰豈無方便師曰且向火倉裏一宿張居士問爭奈老何師曰年多少張曰八十也師曰可謂老也曰究竟如何師曰直至千歲也未住有人問某甲平生愛殺牛還有罪否師曰無罪曰爲什麼無罪師曰殺一箇還一箇

隴州國清院奉禪師問祖意教意同別師曰

雨滋三草秀春風不裏頭曰畢竟是一是二  
師曰祥雲競起巖洞不虧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曰臺梓椅子火爐總禱問如何是出家  
人曰銅頭鐵額烏背鹿身曰如何是出家人  
本分事師曰早起不審夜間珍重問牛頭未  
見四祖時爲甚百鳥獻花師曰如陝府人送  
錢財與鐵牛曰見後爲甚不銜花師曰木馬  
投明行八百問十二時中如何降伏其心師  
曰敲冰求火論劫不逢問十二分教是止啼  
之義離却止啼請師一句師曰孤峯頂上雙  
角女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釋迦是牛頭  
獄卒祖師是馬面阿傍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東壁打西壁問如何是撲不破底句師曰  
不隔毫釐時人遠嚮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僧問放鶴出籠和雪去

時如何師曰我道不一色因金剛倒僧問既  
是金剛不壞身爲什麼却倒地師敲禪牀曰  
行住坐卧師將歸寂有頌曰

三十年來住木陳 時中無一假功成  
有人問我西來意 展似眉毛作麼生

婺州新建禪師不度小師有僧問和尚年老  
何不畜一童子侍奉師曰有瞽瞍者爲吾討  
來僧辭師問什麼處去曰府下開元寺去師  
曰我有一信附與了寺主汝將得去否曰便  
請師曰想汝也不奈何

杭州多福和尚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  
曰一莖兩莖斜曰學人不會師曰三莖四莖  
曲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大有人疑在曰  
爲什麼如此師曰月裏藏頭

益州西睦和尚上堂有一俗士舉手云和尚

便是一頭驢師曰老僧被汝騎彼無語去後  
三日再來自言某甲三日前著賊師拈拄杖  
趨出師有時驀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更深  
夜靜共汝商量

前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法嗣

并一

主

台州勝光和尚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福  
州荔枝泉州刺桐問如何是佛法兩字師曰  
即便道曰請師道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龍  
華照和尚來師把住云作麼生照云莫錯師  
乃放手照云久嚮勝光師默然照乃辭師門

送云自此一別什麼處相見照呵呵而去

漳州浮石和尚上堂云山僧開卜鋪能斷人  
貧富定人生死時有僧出云離却生死貧富  
不落五行請師直道師云金木水火土

紫桐和尚問如何是紫桐境師曰阿你眼裏

并一

并三

著沙得麼曰大好紫桐境也不識師曰老僧  
不諱此事其僧出去師下禪牀擒住云今日  
好箇公案老僧未得分文入手曰賴遇某甲  
是僧師曰禍不單行

并一

并三

日容和尚齋上座叅師拊掌三下云猛虎當

軒誰是敵者齋曰俊鶴冲天阿誰捉得師曰

彼此難當曰且休未斷者公案師將拄杖舞

歸方丈齋無語師曰死却者漢也雲山云齋不別前語

前鄂州茱萸和尚法嗣

石梯和尚僧新到於師前立少頃便出師曰

有什麼辨白處僧再立良久師曰辨得也辨

得也曰辨後作麼生師曰埋却得也僧曰蒼

天蒼天師曰適來却恁麼如今還不當僧乃

出去

天龍和尚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初住庵有尼名實際到庵戴笠子執錫繞師三匝云道得即拈下笠子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師曰日勢稍晚且留一宿尼曰道得即宿師又無對尼去後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擬棄

庵往諸方叅尋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山將有大菩薩來為和尚說法也果旬日天龍和尚到庵師乃迎禮具陳前事天龍豎一指而示之師當下大悟自此凡有叅學僧到師唯舉一指無別提唱有一童子於外被人詰曰和尚說何法要童子豎起指頭歸而舉似師師以刀斷其指頭童子叫喚走出師召一聲童子回首師却豎起指頭童子豁然領解師將順世謂眾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示滅

長慶代眾云美食不中飽人喫○玄沙云我當時若

并一

見拘拈指頭○玄覺云且道玄沙恁麼道肯伊若肯何言拘拈指頭若不俱伊過在什麼處○先曹山云俱承當處箇莽只認得一機一境一種是拍手拈掌是他西園奇怪○玄覺又云且道俱承當處未若悟為什麼道承當處箇莽若不悟又道用一指頭禪不盡且道曹山意旨是什麼處

### 前長沙口峯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山常通禪師邢州人也姓李氏入鵲山出家年二十本州開元寺受戒習經律凡七載乃曰摩騰入漢譯著斯文達磨來梁復明何事遂遠叅長沙峯和尚峯問曰何處人曰邢州人峯曰吾道不從彼來曰和尚還曾住此無峯然之乃容入室後往洞山石霜而法無異味唐咸通末遊宣城郡守於謝仙山奏置禪苑號瑞聖院請師居焉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不通風僧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諸聖求覩不見又曰千佛不能思萬聖

不能議乾坤壞不壞虛空包不包一切比無  
 倫三世唱不起問如何是三世諸佛出身處  
 師曰伊不肯知有汝三世良久又曰薦否不  
 然者且向著佛不得處體取時中常在識盡  
 功亡瞥然而起即是傷他而況言句乎光啓  
 中羣盜起師領徒至四明大順二年郡守請  
 居雪竇鬱然盛化天祐二年乙丑七月示疾  
 集眾焚香付囑訖合掌而逝壽七十二其年  
 八月七日建石塔於院西南隅  
 前關南道常禪師法嗣

襄州關南道吾和尚始經村墅間聞巫者樂  
 神云識神無師忽然省悟後叅常禪師印其  
 所解復游德山門下法味彌著凡上堂示徒  
 戴蓮花笠披襴執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  
 有時云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僧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以簡揖云諾師有時執木  
 劍橫在肩上作舞僧問手中劍什麼處得來  
 師擲于地僧却置師手中師曰什麼處得來  
 僧無對師曰容汝三日內下取一語其僧亦  
 無對師自代拈劍肩上作舞云恁麼始得問  
 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下禪牀作女人拜云謝  
 子遠來都無祇待師問灌溪作麼生灌溪云  
 無位師云真同虛空麼曰者屠兒師曰有生  
 可殺即不倦

漳州羅漢和尚始於關南常禪師拳下悟旨

師語見乃為歌曰

咸通七載初叅道 到處逢言不識言  
 心裏疑團若拷棹 三春不樂止林泉  
 忽遇法王瓊上坐 便陳疑懇向師前  
 師從瓊上那伽定 袒膊當曾打一拳

駭散疑團猶但落 舉頭看見日初圓  
從茲蹬蹬以碣碣 直至如今常快活  
只聞肚裏飽膨膨 更不東西去持鉢

又述偈曰

宇內為閑客 人中作野僧 任從他笑我

隨處自騰騰

前高安大愚禪師法嗣

筠州末山尼了然灌溪閑和尚遊方時到山  
先云若相當即住不然則推倒禪牀乃入堂  
內然遣侍者問上座遊山來為佛法來閑云  
為佛法來然乃升座閑上叅然問上座今日  
離何處閑曰離路口然云何不蓋却閑無對  
木山代云爭始禮拜問如何是末山然云不  
得到者裏 露頂閑云如何是末山主然曰非男女相閑  
乃喝云何不變去然云不是神不是鬼變箇

甚麼閑於是伏膺作園頭三載僧到叅然云  
大纏縷生僧云雖然如此且是師子兒然云  
既是師子兒為甚被文殊騎僧無對僧問如  
何是古佛心然云世界傾壞曰世界為什麼  
傾壞然云寧無我身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一

音釋

誣伊真切 諗式荏切 斬渠希切 邛渠容切 齧結  
切嗟 蹋達合切 駢蒲眠切 闐泉盛貌 愆芳無切 髑髑  
也鳳切 芟師街切 磔郎狄切 怵切 髑髑  
昏徒木切 體力侯切 惋烏貫切 荐再至切 詰詰  
切髑 體頂骨也 惋慎歎也 荐再至切 詰詰  
契吉切 闐地名 蒂丁計切 偵恥慶切 廬廬  
問也 闐地名 蒂根也 偵間視也 廬廬  
未胡切 闐大名 斂補過切 箕根也 擗批打也 佻招  
遠後切 斂大名 擗揚米器也 擗批打也 佻招

切	瓷	才資切	卸	司夜切	梓	蒲官切	椅	隱綺切
也	失舟切	也	解下也	也	盛器也	也	切	坐
也	地名	切	目果五切	也	怪切	切	莫切	白
也	忽	呼括	手於巧切	也	補郎古切	切	莽切	且
也	野	承與切	伯各切	也	傷古切	切	割切	切
也	田廬也	也	肩膊也	也	但當切	切	切	切
也	膨	蒲行切	許	也	甘切	切	力主	也
也	疾切	膨	眼	貌	繼	繼	衣	破弊也